

· 历史故事新编 ·

虎丘英魂

李安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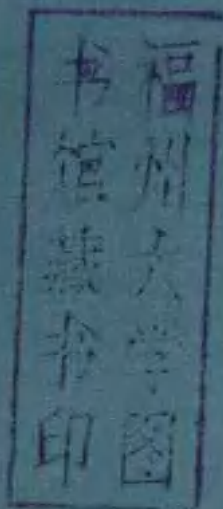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历史故事新编

虎丘英魂

李安瑜 著



历史故事新编

虎丘英魂

李安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插页 2 印张 8.75 字数 61,000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5325-0863-1

I·179 定价: 0.75 元

目 录

一	魏党专权	1
二	胥门送别	17
三	奸人构祸	29
四	残害东林	37
五	阊门闻变	48
六	视死如归	58
七	万民激变	70
八	沉舟焚衣	86
九	慷慨赴义	99
十	义风千古	112

一 魏党专权

“虎丘塘，七里长，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①

在苏州虎丘山下著名的七里山塘前，有盈盈一水，迤逦曲折。在青山桥和绿水桥之间，有一座“五人之墓”，常吸引游人到此观瞻。

五人墓埋葬的是明代天启年间为反对阉党魏忠贤而壮烈牺牲的五位义士：颜佩韦、马杰、周文元、沈扬和杨念如。三百多年来，他们那种坚持正义、不避邪恶、舍身取义、慷慨赴死的精神，受到人民深深的敬仰。

据史料记载，这里面，有一段可歌可泣、曲折感人的故事。

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北京紫禁城乌云低垂。一连几天闷热难熬，给庄严巍峨的皇城，增添了一种肃杀的气氛，使人更觉得窒息。掌灯时分，大街小巷就已戒严，各条重要的街口都站着手握大刀の兵勇；盘查偶而过往的行人。市井百姓们早早闭户，熄灯就寝，唯有

官宦人家的深宅大院里，还飘出阵阵悠扬悦耳的细乐声。

忽然，寂静的大街上传来一阵有节奏的铙鼓鸣镝声，夹着鳞鳞的车马声、人的吆喝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不一会儿，大队人马在震天的鼓乐声中奔驰而来。只见最前面是二三十个身穿绣服的小太监，骑着马，手执法驾、卤簿等各式仪仗。接着，由四匹骏马驾着一辆装饰华丽的车辆，在一群身着锦袍玉带、脚蹬长统皮靴、佩着刀剑的武士们的簇拥下急驶而来。随着这队车马所到之处，街上的兵勇和行人，一个个忙不迭地跪下，拜伏在地，连大气都不敢出。谁都知道，车中羽盖下坐着的那个人，就是当今位倾九重、权势熏天的内庭司礼监秉笔太监、执掌东厂^②的“九千岁”魏忠贤！此时，他从皇宫里出来，急急赶回坐落在东安门外自己的宅邸，为的是同心腹们商议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半个时辰前，他的一名贴身近侍悄悄向他禀报：据东厂番子密告，左副都御史杨涟已经向熹宗皇帝上本参奏魏忠贤，共列出二十四条“可杀之罪”，现奏本已送至内阁中书吴怀贤处。魏忠贤一听，大惊失色。虽说自己近两年来深得熹宗的宠信，更有熹宗的乳母客氏同他串通一气，朝中文武百官大多惧怕他的权势，但他深知杨涟这班东林党人的厉害。从光宗临终，杨涟、左光斗等人受顾命^③之重任开始，由于扶立熹宗有功，

他们深受当今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均为他们所把持，东林权势，可谓盛极一时。尽管近年来熹宗对他们日渐疏远，变为宠信以自己为首的一班宦官内侍，东林党人有所失势，但他们仍在朝廷内外占有较大的优势。尤其是这个杨涟，当年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因“移宫”^④一案立下大功，连皇帝见了他都顾忌三分。倘若糊涂的熹宗皇帝听信杨涟的参奏，龙颜大怒，降罪下来，自己则难逃杀身之祸。

想到这里，魏忠贤惊恐万状，急急来到客氏居住的内宫商议对策。原来，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他即皇帝位时，才十多岁，十分依恋自己的乳母。他不仅借口“皇后年幼”，需乳母照顾，让客氏继续住在宫里同自己作伴，还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客氏的儿子、弟弟也加官晋爵。那客氏原是个荒淫而又狠毒的人，依仗皇帝的权势，在宫里作威作福，并且同太监魏忠贤私通。魏忠贤就是靠着她的关系，才得到熹宗的宠信，由一个目不识丁的阉人^⑤，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要职，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由于这两人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在宫廷内外搜罗党羽，把持朝政，引起了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一些正直大臣的不满。他们数次进谏皇帝，说天子贵为至尊，不应与客氏这样的妇人狎近，主张把客氏遣送出宫另处安置。但这些

都被熹宗驳回。从此，客氏对东林党人更加怀恨。

客氏听魏忠贤说明来意，又惊又怒，二人商议了许久，还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客氏便对魏忠贤说：“这帮臭嘴乌鸦不除掉，总是你我之心腹大患。眼下先过了这道关再说。你不是有许多亲信、义子义孙吗？找他们想个办法，明日进宫后，你我一起再见机行事吧。”当下，两人如此这般商量一通，魏忠贤便匆匆出宫。

回到宅邸，刚进内书房坐下，便有人来报告魏忠贤：内阁辅臣魏广微、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抚镇司理刑许显纯以及御史崔呈秀求见。这四人都是魏忠贤出宫时命贴身内侍分头去请的，除了魏广微以外，其余三人均是魏忠贤的义子。魏广微作为内阁宰辅，原本看不起这班阉人，后见魏忠贤逐渐得势，便不顾身份，主动巴结，认魏忠贤为叔，使魏忠贤通过他而控制内阁。一年前，魏忠贤执掌东厂大权后，同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勾结，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许显纯则是魏忠贤安插在锦衣卫的重要机构——镇抚司的心腹爪牙，专管缉捕、审讯等事。崔呈秀诡计多端，是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的心腹文臣，号称“五虎”之首。除了这四人是阉党中的骨干人物外，魏忠贤手下还有“五彪”、“十狗”、“二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分布在朝廷内阁、六

部，直至四方总督、巡抚等衙门。

众人见过礼坐下后，仆僮献上香茗退出。魏忠贤即把杨涟上本之事告诉了大家。四人听后面面相觑。半晌，大家都不开口。四人中，田尔耕本是一介武夫，同许显纯一样，只以残暴杀人为能事，自然无言以对。还是魏广微因入阁多年，同东林党人周旋颇多，还有些办法。他略略思索后，便躬身向魏忠贤说道：

“叔父大人休得忧虑，杨涟奏本既在吴怀贤手中，待愚侄连夜赶回内阁取回奏本，并票拟⑥留中不发⑦，那老儿岂不白费心思？”魏忠贤听了微微颌首不语。

“无济于事！”阴险多诈的崔呈秀摆摆手，说道：“杨涟何许人也？他深知皇上久不视朝理事，也料到内阁中会有魏大人、顾大人等作梗，因此，他把奏本交亲信吴怀贤，让吴转内阁首辅叶向高，可直接上呈皇上御案。他怎么料到吴怀贤竟让东厂番子装扮的仆人探知实情，以至泄漏大计？倘若魏大人命吴怀贤交出奏本，岂非打草惊蛇？那杨涟老儿一定会闯进文华殿，求皇上陛见，吾辈恐防之不及！”众人听了恍然有悟，连连称是。

“那依老兄高见呢？”田尔耕忍耐不住，催促崔呈秀往下说。

崔呈秀说：“东林有一人在朝，我辈则一日不得安宁；不除掉赵南星、高攀龙之流，我辈将

死无葬身之地！”说到这里，他抬眼望望魏忠贤，魏深以为然地连连点头。崔呈秀便接着又说：“不若乘此机会，将其一网打尽！”

“老兄真乃书生之见。想那赵南星、高攀龙，一居吏部之首，一为都御史，位显权重，岂是容易扳倒的？只怕你这小小御史的乌纱帽反倒保不住呢！”田尔耕毕竟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不过，还有一句话他不敢说出来：“你老兄怕是报仇心切吧！”

原来，数年前高攀龙主持都察院对各级官吏的考察时，发现御史崔呈秀贪污受贿，大怒，即将崔提交吏部议处。吏部尚书赵南星主张严厉处置，准备将崔呈秀发配充军。崔呈秀连夜投奔魏忠贤，向魏叩头求救，并流着眼泪说，愿意当魏忠贤的养子，这才免于贬逐。

听了田尔耕的一顿抢白，崔呈秀也明白其中意思，不免有些尴尬。魏忠贤白了田尔耕一眼，斥道：

“无知！何故长东林威风至此？难道咱家还怕他们不成？”吓得田尔耕诺诺连声，不敢再言。

魏忠贤挥挥手命崔呈秀说下去。

崔呈秀不无得意地瞟了田尔耕一眼，又抬起手捻捻下巴上那几根疏疏朗朗的胡子，不紧不慢地伸出三个指头，接着讲出一番话来。众人听完，连连称赞这是妙计。

第二天凌晨，当玄武门传来四下鼓声时，魏忠贤已经醒来。他揉了一下酸痛的眼皮，一骨碌翻身下了楠木榻床。按照昨夜商定之部署，今晨，他要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第一步先挫败杨涟。穿戴整齐之后，他匆匆喝了几口燕窝汤，立即坐车驶往皇宫。

天还未大亮，估计未过寅^③时。乾清宫内静悄悄的，熹宗和侍候他的太监、宫女还在酣睡。魏忠贤蹑手蹑脚地穿殿走廊，来到客氏住的宫室，径直走进暖阁，将客氏推醒。他屏退左右宫女，将昨夜所定告诉客氏。

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才见宫女进来禀告：“皇上已经起身并用过了御膳，命魏公公进宫侍候。”

魏忠贤连忙赶到乾清宫，转入熹宗起居的养德斋。撩起绣龙黄缎门帘，他先用眼色制止小太监向皇帝禀报，然后轻轻走到御案前，双膝跪地，边连连叩头，边颤抖着声音禀道：

“奴婢叩见皇爷，求皇爷开恩，救奴婢一命！”

坐在龙椅上的熹宗皇帝，正手抚一架精巧的西洋铜钟细细把玩着，冷不防魏忠贤会这样，不由吃了一惊。他连忙命太监将魏忠贤扶起，问道：“公公何事惊慌？”

魏忠贤两眼泪水交流，躬身又禀道：“奴婢侍候皇爷以来，忠勤守职，不免得罪诸多不法之

臣。今左副都御史杨涟挟私报复，意欲诬害奴婢，竟上本弹劾奴婢二十四条罪状，然所列皆为虚构不实之词，望皇爷圣明，替奴婢作主！”说完，又跪下叩头不止。正在这时，客氏也走进殿来，同魏忠贤跪在一起，哀哀地哭泣，为魏忠贤作辩解。

熹宗被闹得糊里糊涂。他伸手翻了翻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文书，果然见到昨夜由内阁送来的紧急机密文书中，第一件便是杨涟的奏本，那一手刚劲的蝇头小楷，他是熟悉的。他无心细读，便命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照本诵读。

在内廷中，论职位，王体乾本在魏忠贤之上，但他惧怕魏忠贤同客氏的权势，早已趋附于魏、客。此时，他心领神会，拿起奏本，将其中列数的魏忠贤的严重罪行全部隐瞒不读，如残杀先帝顾命之内臣王安，陷害当今皇上的宠妃裕妃、郑妃，设诡计使皇后流产，无故擅杀大臣等等。又把杨涟奏本中的要害耸人之语也隐去不读，如：“（魏忠贤）进有傲色，退有怨言，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致掖庭^①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等等。王体乾还故意将奏本中容易激怒熹宗的激烈言辞朗朗读出，如抨击皇帝让“阉人”擅权，乃“坏祖宗之制”、系“亡国之举”也。

熹宗不听犹可，一听勃然变色，当即命太监

传旨下去，召杨涟进宫，一面又安慰魏忠贤说：“公公且安心供职，不必多虑。朕(zhèn 镇)即传旨切责杨涟。”

魏忠贤心中暗喜，忙叩头谢恩，退出乾清宫。

再说杨涟满以为皇帝召见，定是龙颜震怒，准了他的奏本。兴冲冲来到文华殿，在西值房等了半晌，谁知等来的竟是一纸严厉痛责他捏造罪名、蒙蔽帝聪的诏书。诏书中还说：“姑念先帝旧臣，立功于朝，不予深责，着罚俸三月，以示惩戒，钦此！”

更使杨涟悲愤的是，他刚刚回到府第，就接到内阁首辅叶向高派人送来的口信：锦衣卫旗尉昨夜逮捕了内阁中书吴怀贤，当夜即在诏狱拷打致死，又没收了吴的家产，将他妻子儿女全部没为官奴。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东林党人愤愤不平，连不是东林党人，但也不肯趋附阉党的一些正直大臣，也都为杨涟、吴怀贤叫冤抱屈。以吏科给事中魏大中为首的文武官员七十多人，连夜上疏为杨涟辩解，并弹劾魏忠贤等人的不法罪行。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向乾清宫，惹得熹宗火气更大，将群臣奏章一概掷下御案，不予理睬。

几天以后，竟有一个不怕死的人，工部郎中万燝，上奏章弹劾魏忠贤。熹宗连看都不看一

眼，立即传旨：“万燦廷杖一百，削职为民。”在魏忠贤的亲自指挥下，十六名如狼似虎的小太监手持棍杖，直奔万燦的府第，将万燦拉出庭前，霎时间，棍棒齐下，劈头盖脸，打得万燦皮开肉绽，血流满地。打完以后，见万燦一息尚存，这些毫无人性的爪牙们竟一哄而上，在万燦身上、头上乱踢乱踩。一位刚直不阿的堂堂五品大员，就这样被残害而死。魏忠贤的暴行更激起群臣愤怒，第二天，御史黄尊素、李应昇等十多名言官联名上疏，据理力辩，痛斥魏党罪孽。至此，东林党与魏忠贤的矛盾达到势若水火，一触即发的地步。

见熹宗对东林党人的接连上疏十分厌烦，魏忠贤接着便开始了第二步棋——借机逼走东林党人。第一个被开刀的自然是内阁首辅叶向高。魏忠贤等人决意先设法挤走叶向高，使东林党人群龙无首。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叶向高的外甥林汝翥(zhù 著)也是一位正直敢言的御史。有一天夜里，他当班在紫禁城内巡逻，查到两名小太监喝醉酒后赌博，犯了夜禁法令。这两人正是魏忠贤手下的亲信，林汝翥便将他们各人责打二十板。魏忠贤闻报后大怒，道是林汝翥仗着叶向高的权势，故意损他的威风，便伺机报复，无奈找不到借口。后来，他想到昏庸的熹宗皇帝急于朝政，却喜欢木工作业，经常亲自动手制作木工器具，包括劈、钻、刨

或是油漆等，成年累月，不知疲倦。每当他专心地拉绳测度画线时，最讨厌有人前来奏事。不管听没听清，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朕已知，尔等照法令去办吧！”魏忠贤便乘这样的机会，虚拟了林汝翥的罪名去报；又借熹宗“口谕”，由内阁魏广微票拟，传旨将林汝翥廷杖八十。

这下，激怒了朝中包括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和各科给事中在内的几十名言官。在吏科给事中魏大中的率领下，他们保护着林汝翥径直来到内阁，找魏广微、顾秉谦这两个阉党阁臣说理。正当魏、顾二人被言官们骂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时，忽听外面人声鼎沸，只见数百名小太监浩浩荡荡地涌向内阁，挥拳攘臂地朝着言官们肆意辱骂、威胁。

“大胆！”猛听到一声怒喝，小太监们吃了一惊，一下子被镇住了。只见御史黄尊素手指着他们，声色俱厉地责问道：“内阁乃朝廷议事重地，即便是司礼太监，倘不是奉皇上圣旨，也不敢擅自闯入，何况尔辈小档！哪个再敢无理取闹，立即送交大理寺法办！”

小太监仗着人多势众，又有魏忠贤撑腰，哪里怕他黄御史，仍然奋力涌入内阁朝房，向言官们索讨林汝翥，要抓他治罪。闹了一阵，忽然发现林汝翥已经逃出了皇城，他们便一哄而走，又拥至叶向高的府第。

太监们把相府团团围住，有的用拳头把朱漆大门捶得如山响，有的尖起嗓子乱骂，日夜闹腾鼓噪，把叶向高气得旧病复发。闹了两天，林汝翥见躲避不过，又恐连累舅父，只得走出相府自动受杖。杖责后，又被削职为民，返回故乡。

堂堂内阁首辅，竟受一班阉人如此欺辱，叶向高气愤难平，向熹宗上表要求辞职，虽经熹宗挽留，仍执意要走。叶向高走后，内阁首辅这一重要职位便被阉党顾秉谦占据，从此，内阁大权完全落入魏忠贤之手。这以后，东林党人纷纷被罢黜(chù 触)出朝，包括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副都御史杨涟、金都御史左光斗等十几位东林党在朝高居显职的要人。魏忠贤连小小的七品给事中魏大中都不放过，深恨魏大中曾领头数次同自己作对，又命魏广微伺机上本参奏，也罢了魏大中的官。这样做，魏广微是求之不得的。他因数年前同魏大中结下怨仇，总想伺机报复。事情是这样的：天启初年，东林党十分得势时，魏大中以文章风骨、耿直敢言在东林党内颇著声誉。魏广微便想通过巴结魏大中而讨好东林党，乘机入流。他不顾魏大中比起自己来官位要小得多，提出要认魏大中为兄。但是魏大中嫌恶魏广微卑琐的人品，不屑同流，找借口拒绝了。魏广微因此恼羞成怒，衔恨在心。

一时间，东林诸多正直之士纷纷离朝，朝廷

官署几乎都空了。魏忠贤乘机把自己的亲信全部越级提升，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各道御史都由自己的亲信爪牙担任。至此，朝廷内外大权，归于魏忠贤一人之手。事无巨细，必须派人先向魏忠贤请示，经其认可方可办理。他的舆车所到之处，文武百官都须拜伏在地迎候。

狠毒、残忍的魏忠贤一伙，对在野的东林党人仍不放心，生怕他们东山复起，再度入朝执政，便又酝酿新的阴谋，也正是崔呈秀向魏忠贤进献的毒计中的第三步棋——兴大狱，将东林党人斩尽杀绝。

天启五年三月，许显纯奉魏忠贤之命，对早已被捕下狱的内阁中书汪文言进行残酷的审讯和拷打，逼着汪文言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收受熊廷弼的贿金，企图将东林党人牵进熊廷弼一案，然后置他们于死地。熊廷弼是统帅大军在边界对抗后金的将帅，任辽东经略之职，因得罪监军太监王化贞，于天启二年被诬告下狱，定为死罪，立即斩决。熊廷弼认为自己无罪，不该死，企望有人为他昭雪沉冤，便让内阁中书汪文言托人去找魏忠贤和客氏求情，希望他们设法使熹宗答应缓期执行死刑，并说好事成之后酬谢魏、客四万两银子。过了几天，圣旨下，熊廷弼果真被改判下狱候斩。谁知熊廷弼因被籍没家产，四万银子的许诺无法兑现，使魏忠贤大怒，发誓要速斩熊廷弼。